



诗 意

党啊,我是一面飘扬的旗帜

| 黄美雨

当内忧外患的腥风雨弥漫
当独自在暗夜中探索前行
我是一艘红船
从上海贝勒路树德里3号
驶向浙江嘉兴南湖
载着挣脱枷锁的满满意仰
在神州大地扬帆起航

无论是南昌起义的枪声
还是井冈山的星星之火
我是一杆听党指挥的枪
锻打出一个铁骨铮铮的政权
不管雷电交加的长夜
抑或风雨兼程的路途
我是一双穿着草鞋的大脚
把革命的长征一次次丈量

枪林弹雨的硝烟战场
霓虹灯下的人生考量
我是一把锤子
敲着东方睡醒了的希望
凝成扭转乾坤的无穷力量
我是一把镰刀
收获农村包围城市的真谛
创造中国日新月异的辉煌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北国南疆
在风云变幻的五洲四海
我是一座钢铁长城
把五十多个民族的安康
铸成血染风采的骄傲勋章
那屹立东方不容侵犯的尊严
永远是国徽闪烁的万丈光芒
我是一条路
那是承载着十四亿人民的中国梦
愉快地奔向四面八方
我是一艘飞船
那是新崛起的北斗导航
引领着中国在宇宙中自由翱翔

我是一滴水
那是哺育幼苗的琼浆
我是一株小草
那是阳光沐浴的心灵
我是一朵鲜花
那是春天绽放的芬芳
我是一头孺子牛
那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歌唱

我是那支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世界的大舞台唱响
我是那种精神
在新时代的号角下
续写为民谋福祉的新篇章

当九千多万份赤诚
辉映着肝胆相照的十五万颗红心
拱卫着五颗璀璨的红星
我是那面永远飘扬的旗帜
飘扬在新时代百年的新征程上



抒 怀

带母亲买衣服

| 康志远

去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县工会组织的“劳动美”征文活动,从真实的生活与童年的回忆出发,写了一篇关于赞美母亲、赞美劳动的文章。几乎是一口气写完,也许是真情实感打动了评委,荣获二等奖,并拿得了三百块钱的奖金。我计划着拿这钱给母亲添置点东西。

说起来有点尴尬,母亲已经五十四岁了,本可以退休的年龄,却还计划在超市找一份收银的工作,补贴家用。小时候母亲经常会问我,长大了挣钱要给谁花?那时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给母亲。然而,等到我已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了,她也没有机会享受这份待遇,理由是为了帮我在县城安置一个家,家里几乎掏光了所有积蓄。

拿这三百块钱跟母亲的付出比,实在是萤火比太阳,片叶比森林,微不足道。但想着心意可贵,我便带着乡下的母亲来到了县里的商业街。母亲看来想去,实在不能理解:一件衣服怎么能标上那么高的价格?在她的眼里,衣服就是用来穿的,耐用最重要。她把我带到商业街后面的小巷子,按照她的生活经验,这里的租金便宜,最重要的是还能砍价,平时人流量也少,对顾客也不会挑挑拣拣。她基本只看打折或者过季的衣服,爱劳动的人把节俭刻在了骨子里,基因里,不愿意在吃和穿上花太多精力。

母亲的一生和劳动不可分



云南走笔

| 洪加勇

阳春烂漫到滇州,苍洱酣兴溢彩流。烟花三月,身心在彩云之南那山水魂魄的气韵流转间,忘情流连,烟霞入墨。

飞机从厦门翔起,至丽江而降。首站取道鸡足山,宾川红土尽头,到云阶叩启的迦叶道场,灵山一会。鸡足山孤峰破云如金鸡独立,其势“前列三爪,后垂一趾”,恰似金鸡独立在滇西。徐霞客两度登临,称其“东日、西海、南云、北雪,四观萃于一顶”。攀缘古径,冷杉针叶筛下碎光,岩隙间灯笼花垂珠露露,恰似其笔下“中红而尖蒂俱绿,似灯垂垂”的旧影。金顶寺楞严宝塔刺破云海,伫立其间,但见云海翻涌,赤轮耀洱镜,千峰沐金。凭栏极目,金沙江如银链飘悬层峦。回望北麓,玉龙雪山寒刃劈天,南眺祥云如凤凰垂翼,西顾苍洱烟波幻作水墨长卷。

山径幽深,古刹隐现。华首门前,崖壁垂天,石隙裂光如佛目初睁——相传迦叶尊者于此守衣入定,待弥勒降。石壁森然欲合,时有山鹰盘桓,翅尖掠过苍痕深绿的崖面,恍若叩问千年佛缘。虚云禅师曾在此振锡弘法,山间异香七日不散。过铜瓦殿、饮光家,再至祝圣寺听钟。梵音荡谷时,松鼠跃松枝,落露惊飞鸟,野雉悄生石阶隙。天地澄明,万籁俱寂,唯余梵钟荡开群峰。

继而,行至大理,苍山与洱海便以亘古之姿入眼。偷游于风月铸就的诗意图画。洱海是一面被苍山捧着的琉璃镜。晴时碧波叠翠,渔舟剪开云影;雨落则烟水空蒙,岛屿如青螺浮沉。登临金梭岛,十七米白玉观音低眉瞰世,衣袂似有浪痕流动。西岸苍山十九峰迤迤如屏,洗马潭悬于雪线之上,融冰成瀑,飞练直坠洱源。

古城墙垣斑驳,青石板路蜿蜒如史册脉络。文献楼飞檐挑着流云,街

巷间,白族人家门悬扎染布,院栽山茶,朱红窗棂半启,漏出几声洞经古乐。循香入肆,铜壶沸响,老茶铺里三道茶沸,一苦二甜三回味,恰似人生跌宕。洋人街石板路印满马蹄旧痕,灯笼映着靛蓝扎染,忽见一株百年蓝花楹,紫云倾覆瓦檐,落英簌簌,恍若南诏妃子遗落的头纱。

最妙的是下关风穿过过堂,卷起茶马驿道尘土,又拂过白族院落照壁的“风花雪月”题刻。白族民谚云:“下关风,上关花。”风为四景之首,非止自然之奇,更载千年情殇。下关风,浩荡天风拂千古。恍惚间似闻古驿马蹄踏碎山月,茶马古道铃铎声声,皆在风语中流转不歇;上关花,白族女子鬓边绣帕垂落雪白缨穗,象征下关风拂花影,头巾刺绣山茶灼灼,暗合“上关花”之魂;苍山雪,终年戴雪如冠,若琼瑶碎玉,映日生辉。圣光倾泻古城,经猎猎猎声中,肃穆亘古;洱海月,最是销魂。天地轮回之约,尽在水轮碾破琉璃镜。漫步其间,皆是大地与生灵的和鸣。

风、花、雪、月非独景致,乃山河血脉与人文精神的交响。下关风催动白族扎染的蓝靛流淌,上关花沁入三道茶的回甘,苍山雪水沏开文人墨客的诗笺,洱海月辉映崇圣寺千年佛光。四方街石板路响彻马帮旧梦,蝴蝶泉畔仍回荡《小河淌水》的颤音——此地众生,早已将“风花雪月”绣进衣冠、刻入骨血。此间山河,曾托起南诏故国金戈铁马,亦承过马帮铃铎声声,今唯余三塔倒影斜倚碧波,将六百年兴衰沉入水底的梵钟,如一部摊开的史书。

继而丽江。那古城是流水裁开的时光锦帛,是滴水穿凿的灵境。玉龙雪山如天神垂落的银甲,终年冠雪,夕照熔金时,群峰浸染琥珀光晕,金塔沐晖而立,与冰川遥相叩问,俨然天地间最静穆的对话。古城自宋

末木氏土司肇建,八百载沧桑凝于五花石板,街巷如叶脉般延展,无墙垣之围,尽纳八面来风。

水是古城的魂魄。玉河清波自雪山奔涌,入城即化三脉,再分九溪,穿街绕户,潺潺声里浮起纳西人家的炊烟,终织就千家流水、万户垂杨的肌理。三眼井畔最见匠心,上池汲饮,中池浣蔬,下池洗衣,泉流梯次而下,水德与礼序在此交融。四方街市声如沸,纳西木楼栉比鳞次,苔痕漫漶檐角,五花石径沁润水汽,光洁如砚。银器铺锤音叮咚,东巴纸坊的桑皮纹缕间,象形文字蠕如虫鸟。驼铃依稀荡着茶马古道旧梦、兽骨雕刻的鱼形佩,皆在述说“暑石背紫”的东巴秘语。木府巍然踞于狮山,飞檐斗拱拟紫禁气象,楠木梁柱间却透出彝彩藏纹,恰似边疆与中原的文明俾仰。

暮色四合时,灯火逐水流。酒吧街畔灯笼垂挂,映得西河浮光跃金。有老者抱琴坐桥头,吟唱《白沙细乐》,声若云岭松涛,穿巷渡桥,惊起檐下栖鸟。登万古楼远眺,但见黑龙潭水街玉龙雪影,飞檐斗拱浮于烟波之上。此间万物,皆被流水温柔镌刻,定格成一座“活着的茶马古道博物馆”。

沿玉龙桥徐行,玉河水穿千家而过,栗木桥接柳荫成虹。垂柳蘸水写影,灯影漾在河心如星子般浮游。酒馆歌手低吟着纳西古调:“玉龙第三国,白鹿驮着情人飞向雪巅……”在这更深夜静时,银勺舀起雪山石斛羹,甜香混着木府海棠的幽息,教人分不清身在唐还是今朝。

不墨云南千古画,风花雪月踏歌游。彩云之南仿若流动的工笔。在这山河与人文的交织,下关风吹拂的不只是湖水,更是心湖;苍山雪照亮的何止洱海,更是千年未泯的诗心。此间风月,不待追寻,只消静立片刻,便已坠入一场不愿醒来的南诏旧梦。

一碗扁食的距离

| 陈燕芳

涌上的不是放松,而是一种猛烈撞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是惊讶,是不好意思,更是一阵滚烫的愧疚。那个被挪到角落的碗,像一面镜子,猛然照见了我的狭隘。我那些自以为是的、不动声色的“保持距离”,原来都被他敏感地接收到了,并且,他用一种更谦卑、更退让的姿态,回应了我的“不适”。

他先一步吃完,起身离开时,他还在那里,吃得非常小声,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走在店外明亮的阳光里,我的心情却久久无法平复。人心中的成见,果然是一座大山。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里,我心中的大山具体为何?是对陌生年长者的下意识疏离?是对个人空间被侵入的过度防卫?还是某种基于身份、年龄甚至卫生习惯的无意识优越感?这些模糊的预设,构筑了我那堵冰冷的墙。我挪动身体是“山”,我低头刷手机是“山”,我所有自以为得体的沉默,都是这“大山”投下的阴影。而他,用那默不作声地将碗挪到桌角的举动,和他那极致的小心与体贴,轻轻地却极具力量地撼动了这座山。

走出店门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碗扁食还在角落,热气已经淡了,像他的身影一样安静。阳光落在桌沿,把碗的影子拉得很长,那长度,我想我会记很久。

那家熟悉的扁食店,在早餐高峰时段总是座无虚席。白茫茫的水汽裹着香味在空气里缠绕,人声与碗勺的碰撞声混成一片。当我挤进去,在最后一张空桌子旁坐下时,心里带着一丝庆幸——一碗热气腾腾的扁食,是我忙碌一天前最好的慰藉。

“哎呀!”门又被推开了。一位身形瘦小的老人家站在门口,约莫六十岁,浅灰色外套虽然旧,却洗得干净,肩头落着些细小的灰,像是刚从晨雾里劳作回来。他停顿了一两秒,目光在坐满了人的小店里轻轻扫过,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茫然,像是走错了场次的演员。就在那一刻,我无意间抬起头,与他的目光在空中相遇。

不足两秒,我被烫了一下,迅速低下头,佯装专注于眼前的扁食,筷子在汤里无意识地搅了搅。或许是我的那一瞥,传递了某种错误的、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默许”,他竟缓缓走过来,坐在了我的对面。听到他小声地向老板要了一碗扁食时,一种混合着被打扰和不自在的情绪,悄然在我心底滋生。

我们就这样成了临时的“饭搭子”,却像两个被硬塞进同一个空间的陌生人。为了划清那道无形的界限,我悄悄地将自己的身体往右侧挪动了些许,试图在方寸之间,营造一个安全的“缓冲区”。我低下头,让手机屏幕的光亮成为我的盾牌,拇指机械地滑动,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

然而,事情发生了转折。他几乎没坐多久,就突然起身,端起他那碗刚刚上桌、还冒着滚烫热气的扁食,小心翼翼地把它挪到了桌子的最边角——一个几乎要挨近桌沿,显得无比委屈的位置。然后,他转身走到了门口。

我以为他要走了,可那一刻,我心中



脸 谱

异乡无归处,匠心有归途

| 三林

陈伟,福建宁德柘荣人氏,自室内设计专业研习有成,因缘际会下,他选择驻足泉州南安,以笔为舟,以心为舵,为无数他乡游子和本地乡邻勾勒家家的轮廓。他也在这些年的一张张图纸里,将这座城当成了心之安处。

平日里,陈伟并非健谈之人,反而是给人以沉稳内敛的印象。正是这份静默的专注,也锻造了他善于倾听的能力。日常,对待每一位客户,他始终将倾听置于设计开端,摒弃流水线式的沟通,宁用半日时光。与客户围坐闲谈,陈伟听他们细说生活日常,从聊一家人的朝夕相伴里,聊藏在烟火里的期许中,细致捕捉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审美倾向。待客户畅谈完毕,他开始结合客户需求对着图纸侃侃而谈,眼中闪着光,顷刻间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从不会急于输出自己的设计构想,而是在充分理解客户需求后,将客户的愿景悉心收集,揉进各方图纸里,这种倾听和表达之间的鲜明转换,恰恰折射出他对设计发自内心的热爱。因此,他的每一套方案都蕴藏着独特、专属的生活温度。这恰如古语所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让设计真正扎根于生活,而非无元素的冰冷堆砌。

在设计创作上,陈伟始终认为图纸和效果图设计并非静态的成果,而是一场空间与现实不断对话的动态过程。在敲定初步思路后,他会反复奔赴工地,在钢筋水泥的原始框架间行走、观察、测量,许是不可拆动的承重墙体构造,许是不同时间光照角度的变化……任何细微的现场条件都可能成为他优化与完善设计的依据。白天沾满尘土的鞋履频繁往返工地与工作室之间,当深夜回归案头,万籁俱寂时,正是他思绪沉淀、专注耕耘的時刻。对着图纸一遍遍反复推敲尺寸、比例、动线……图纸也随之经历一轮又一轮的修改、调整和深化,设计中他既要兼顾美观与实用,又力求突破自我,不困于固有范式。长夜灯火见证着他设计的热忱,他常说,图纸是家的雏形,多一分打磨便多一分圆满,定要交出让自己与客户皆心悦的答卷,不负“匠心之道,止于至善”的初心。

当思绪需要沉淀与焕新之时,陈伟惯于循着南安的乡土人情找寻灵感。他不仅漫步于山水胜景,更以设计者特有的敏锐目光,细致观察此间建筑的肌理,潜心探索本土文化脉络。在雪峰寺,他感受晨钟暮鼓的禅意,更留意檐角起翘的弧度、石阶上光影的流转;于九日山,他回想摩崖石刻的沧桑,亦揣摩山体与空间的尺度、江风拂过的痕迹;至安平桥,他欣赏长虹卧波的画卷,也体会石材的质朴与人居环境的和谐共生……目之所及皆是他汲取灵感的源泉,他沉醉于独属于这座海丝城市的温润底蕴,更偏爱这份山海交融的雅致营造出来的智慧与人文精神,将所见所感悉数沉淀于心。尤其在别墅与自建房设计中,此心此意展现得淋漓尽致——将古寺园林的幽静哲思融入庭院布局,一石一林皆见匠心,把闽南燕尾脊形制、红砖墙元素巧妙提炼,化作现立面的诗意表达;借传统山水画卷般的开阔意境,规划出从容舒展的生活动线,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天人合一”。

最让人动容的,是施工时的亲力亲为。陈伟深谙“纸上得来终觉浅”,再精妙的设计,若无法精准落地皆会成为空中楼阁。从主材挑选到进场细节施工,他以工地为家,踩着尘土,紧盯工艺,丝毫不敢懈怠。墙面找平的平整度、瓷砖铺贴的缝隙大小、柜体安装的贴合度……他逐一核对、分毫必究;遇施工疑难,便第一时间与师傅沟通研讨,现场商定最优解法;客户牵挂施工进度,他便定时反馈,耐心拆解工艺细节,哪怕是不起眼的小柜子与地面的交接缝隙,他都亲自确认把关,只为让图纸上的每一处心思都尽可能还原于实景,让客户启门入室所见皆是心中所盼。

这些年来,陈伟的设计从来不是冰冷的作品,而是带着温度的回应,以技艺与热忱为寻常人家筑起那个名为家的安心之所,让生活的愿望在平凡的屋檐下稳稳扎根,当暮色降临,看着自己参与构筑的那些窗格透出的暖暖灯火,他开始眷恋此间的烟火温情,纵然不知前程远近,将身在何方,但能以匠心为他人筑巢安梦,这便是心之归处,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大抵便是这般模样。

